廣

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廣　丙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揵陁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揵陁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墌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撿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輙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遅疾奔馳
流汗恒患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
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
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容
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
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繁
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
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
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
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蹑室西石
壁壁陷没指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
美四時不絶来飲者皆止飢渴除疾
病至元康八年竭坐從化弟子依國
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
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内西域人竺
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自親觀
覩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
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
高山事浮圖審為師晉康帝建元元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輙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
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詳問未息慧

食輙
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詳問未息慧
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
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為人所
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
坐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
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
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
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
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
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
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
誡勸眷屬令懃修福善尒後二日果
収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
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
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
死者時有范材者巴西閬中人初為
沙門賣卜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
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深
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
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
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
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

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
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
手自細書黄縑寫大品經一部合為
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
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
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随後為火所
燒愴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
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顔色一无虧損
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
今在京師簡靖寺首尼處時洛陽又
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去
涉公者西域人也虚靖服氣不食五
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
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
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輙大雨堅及群
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
國神士庶皆投身指足自是無復炎
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
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
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
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

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
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
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
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
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為
王号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来
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
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
物受而輙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須
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
者追之恒因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
釐无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
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
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傉檀假
署車騎權傾偽國性猜忌多所賊害
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
梁檀曰僕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
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
若能七日不食顔色如常是為佛道
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
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賚持
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國王耶檀深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慈

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
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國王耶檀深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慈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礼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
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稱檀為勃勃所破涼土
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謳唱引綽以
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揷憩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
而召来應對機捷无所拘滞博達稽古
辯説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无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紈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栖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嘗逼
暮来詣海塩令去欲數日行覺倩一
八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選取
守鵝鴨小兒形服寢醜者將去徼忽

暮來詣海塩令去欲數日行甎借一
八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選取
守鵝鴨小兒形服寂醜者將去倏忽
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
許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
堰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冥道其
讁何當竟道人去在徐州北廣陵白
土埭上計其讁亦竟也屋中人便作
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
曉便至縣與令相見去欲少日停此
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荅去書疏
耳道人常在聽事上眠以箱杖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看之道人已
知暮輙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
得後與辞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
人正尒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
經小兒去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
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
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
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
送與吏宗宗開書大驚去汝郡得蓬
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
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
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

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
皆散其潜極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
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玘魏邁之放
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受焉後同止
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
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
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
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
吏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
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
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
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
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
覺而追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
孟津河浮木杯水憑之度河无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
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
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
洒浴或著屐上床或徒行入市唯荷
一蘆圌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
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顧盻吟詠杯自然流直

意遺人處意以[illegible]度行之後欲往廣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
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
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
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
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
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
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
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
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
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日
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
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
負圖而来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
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
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
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
未成度云蹔出至冥不反合境聞有
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覓度乃見在北
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
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来云
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来云
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鞾屐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
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至貧
但有麦餅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
年忽語欣去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
須用之荅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无
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撿覓宅中
應有欣即窮撿果得三十六枚列之
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
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万識者
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
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
辭去欣為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
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
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来其
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
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荅
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
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
師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遊
泳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
與度乃捋取兩石子擲水中俄有兩水
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

與度乃撿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
牛鬪其網中網旣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
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
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
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
吒同房宴於隙中見吒取寺刹捧
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
欽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
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
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
笑佉吒曰吾東見蔡兆南詳馬生北
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
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
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
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
栢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
出昊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緣鄉歲
曜毗漢后辰麗傳辯王伊余非二仙
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
傷略謡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佉吒曰
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
薰心請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
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
哲人淵覺先見見思形浮沫鵬鵦遄電

累蹟聲華夢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

或惢損益使欲塵神損生怭憚惟山
哲人洞覺先見思形浮沫瞩㬎遥電

累蹟聲華夢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
傷變捨紛絶有断習除戀青條幽蔭
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隣崖飲濟慧定
計照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
言音各去尒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傳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杯度陳家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
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
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
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為異乃語
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黄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
人作何米書度不荅竟莫測其然時
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經九日至一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於是共稱佛礼拜須臾見一寺甚光
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礼拜還反行步
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
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
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
同世食竟共叩頭礼拜乞速還至鄉
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万里
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去識
杯度道人不荅言甚識因指北壁有
一囊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令
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
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
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
是辞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
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
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
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
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
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門乃
見杯度騎大航以杖撾之曰馬馬何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礼之

復見竹杖所在船入淮至朱雀門
見杯度騎大瓶以杖擿之曰馬馬何詩作以策捶之或云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礼之
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
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
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
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
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説云靈期舫
漂至窮山遇見一僧来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
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
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簡之日尒日早
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
青書六字云福徳門靈人降字劣可
識其家杯度遂絶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来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
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
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甯子時為黄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
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
傷截甯子注曰昔孫恩作乱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臯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
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来神異大略
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
東西一万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
利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為
當齋并接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四
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
来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
来相看荅云度師以死何容得来道
人云来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衣者住
在南岸下昔經伏事杯度見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度来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
五年三月八日度復来齊諧家呂道
慧聞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
皆大驚即起礼拜度語衆人言年當
大凶可懃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
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
臾聞上有一僧喚度便辭去云貧道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来也齊諧等拜
送慇懃於是絶迹頃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諸等拜
送慇懃於是絶迹頃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関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
迹晉孝武大元年末賷經律數十部
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乗立以歸戒蓋
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熈初復還関
中関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
水未甞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
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
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辞還叔
謂胡日既巳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
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
破擭関中斬戮无數時始亦遇害而
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
不煞始於是潜遁山澤修頭陁之行
後拓跋燾復尅長安檀威関洛時有
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
居偽輔燾所伏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燾以佛化无益有傷民利勸令癈之
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
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内僧尼
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内無復沙門始唯
閑絶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

悉令羅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

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
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
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
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
斫之體无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
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
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
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
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礼足下
悔其愆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
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
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
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
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
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
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
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荅云從戶
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
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上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袈裟遺
進進即以為襯朗云眾僧已去別日

為說食進時為說食唯聞上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袈裟遣

進進即以為䞋朗云衆僧已去别日
當取之後見執𡊨者就進取衣進即
與之訪常執𡊨者皆云不取知是先
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毁滅佛法朗
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
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
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礼後
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處涌泉直上
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
来此土具傳此事時凉州復有沙門
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為
主揚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
不返

部碩者本姓部名碩始㡯人居无常
所恍忽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
見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
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礼拜贊
歎悲感流涕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
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
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
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
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
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

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

惜以勸善全人家眼地者家必有死
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

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
中匍匐作師子形尒日郡縣亦言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剌史蕭
惠開及劉益明等並挹事之益明以
男子衣衣二妾試碩去以此二人給
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
日寧自乞酒以清囓不能與阿夫竟
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益明少時
明卒先是益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
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
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剌史玉信而除
之及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
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亡語道人法進亡可露吾骸急繫履
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後經二日
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来過進
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謾語
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
撿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屍時怖懼
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
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荆
州人為奴執役懃緊主甚愛之年十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膚率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居荊
州人為奴執役懃緊主甚愛之年十
八聽出家上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
高僧傳第十　弟子文　内
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輙使
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
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
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
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
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
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
與君別須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
滿空中濟唯驚懼音不得語安又謂
日吾前後事迹慎无妄說說必有咎
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
具為說之於是辝去便附商人入湘
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
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絶
之後即施虫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
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惟懼謝
經往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
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
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
事虬即起遥礼之謂濟日此得道之
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
法儒並有異迹人亦疑得聖果
高僧傳第十　弟子文　口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

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
法儒並有異迹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
為京師祇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
功特精經史瑯瑘王奐王肅並共師
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
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慶
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至
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
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
居京師大市是且還家又至定林復
還祇園後三處孝覆皆見匱來中食
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尒日晚還房
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
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弥而靈迹殊
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
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礼為營理葬
殮百姓雲赴䞋施重疊仍以所得利
養起祇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
十年南陽劉虬立隱屺寺請以居之
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
止趍尒无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
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讖凡
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

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
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
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
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
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
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還保誌誌
撫背曰赤龍子他无所言惠後還荊
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
之歎曰蕤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
城南忽去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
二柩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
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
者本沙門惠䣃之蒼頭也䣃見其有
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
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
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
在壽春衣服趍尒寢宿无定遊歷村
里飲讌食啖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
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
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
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檐固以
致辭遂强置檐上而了不覺重行數
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作尼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

鉄鋒遶强置擔上帝了不覺重行數
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姉在江陵
作屋名恵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
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
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慧緒具
説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
然乃自往壽春尋之音不相見通往
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
許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
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
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刼道其罪
狀於是群盜遥見通者輙間行避走
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
云可馳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
果延火所及舎物蕩盡齊永元初忽
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
行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冝精懃善
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
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
共語及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
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
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始僻異居止
無定飲食无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
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

無定飲食无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
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
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
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
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収駐
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撿獄中誌
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来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慧太
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詢誌果如其
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
延入居之後堂一屏除內宴誌亦隨
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
僧俱帝怒遣推撿失所在閤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
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
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
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
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
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
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
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
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跡去明

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疏云明
屈明日亨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
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
馬殷齊之隨鎮江州辝誌誌畫紙作
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即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
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
音不飛追者見鳥謂无人而反卒以
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
誌遥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反逆斫
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
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甞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荊子甚急既
得安之門上莫惻所以少時王便出
為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
誌多去来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
興甚見崇礼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
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虵虎不能侵
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
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来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
拘制何其褊狹一至於此自今行来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
禁内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
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
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
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
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
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
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
之荅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縁治
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荅云旨在書字
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荅
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
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
至假使黒風誌忽問風之有無荅云
世諦故有第一義則无也誌往復三
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
解難可解其辝旨隱没類皆如此有
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
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和名顯
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
至天監十三年冬甚臺後堂謂人曰菩
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悦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

至天監十三年冬甚臺後堂謂人曰菩
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
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
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冢
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
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
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
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
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
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
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强摧
悔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
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
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
政懷愍播遷中州寢蕩寶羯乱交劉
曜篡虐於前勒虎僭凶於後郡國分
崩民遺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
形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
記於襄鄴籍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
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結令
二石籍首荒裔子來澤潤蒼萌固无
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

二石籍首荒褎子来澤澀蒼節酉元

以接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
遥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槨
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
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
謀僭妖蕩仙録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
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
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由法身應
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又便
足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
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
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
分身負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
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
代文紀並見宗録若其夸衒方伎左
道乱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
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虵鵠不死
龜靈千年曽是為異乎

賛曰土資水潤金由火煎強梁虛化
假見威權澄照襄土開導蕃川惠玆
雨絫緩彼四邊如不繫頼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